

曾伟小说作品连载

白青稞 (二)

(接上期)

江拥租来一辆老猎豹越野车。一路上，车子总是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出了城，疾驰在澜沧江畔。

待会儿下了七十二道拐，咱们到河里跑一圈如何？江拥问我。

免了，救人如救火。我晓得他玩心大，赶紧说。

那先办事，回来再说。说罢，他关掉车载音乐，开启赛车模式，远远地抛下一众车辆。

然乌湖畔，我们的到来让布都和他的弟弟四郎曲扎喜出望外。在简易帐篷里，布都想起身迎接我们，我扶着他，接过四郎曲扎递来的藏式坐垫，斜放在他的枕头上，让他可以靠着躺下。

昨天有人过来了，送了药。四郎曲扎说。

一定是然乌人家的老刘。我点点头，问他，现在好些吗？

比昨天有精神。他说。

下午又要开始磕长头。四郎曲扎说。

那怎么行？让张医生先检查了再说。我看了看张可欣。

张可欣让布都张开嘴，又替他拍了脉，然后，从药箱里拿出听诊器，在他胸部和腹部来回检查。随即，她叫四郎曲扎领着她去看了布都的排泄物，回来对我说，肠易激综合征。这些药，你叫他按时按量吃，切记不要吃生冷食物，要喝干净的水。她递给我几盒药说道。

幸好请来了你这尊活菩萨，普度众生，善莫大焉。我笑着说。

江拥到然乌人家客栈订了餐，过来叫我们开饭。我对布都兄弟俩说，大家都去。你们在客栈先住着，房费我付了，房间里热水，拜佛要虔诚，佛也喜欢干干净净的朝圣者。

午后的阳光热辣放肆，好像随时会点燃湖对面的金吉拉山。微风里，湖面波光粼粼。我对张可欣说，我们去来古冰川，你心愿。

张可欣听了，跳上车问，真的有万年蓝色冰洞？

我挥挥手说，这片土地的未解之谜，比天上的云彩还多，就看你是不是那个幸运的人。

从客栈出发，老猎豹越野车六七分钟就抵达了冰川脚下。我看了看对岸，对张可欣说，前面冰层断了，蓝色冰洞只能下次再去看了。她不甘心，壮着胆子在石头和冰层间探了一段路，回来面带遗憾地对我说，下次别忘了带上我。

只要你送医下乡，我舍命陪君子。我说。

这话我爱听，你说，当初在五中，我咋没注意到你？她问。

注意到了又如何？我得得意地笑了笑。

你这人还不错。她说。

平心而论，张可欣是个漂亮的女人，但我的身份不允许自己开小差。更何况，我晓得她现在是单身，一个已婚男人跟单身女人走得太近，未必是一件好事，所以，对她的表扬，我只能含糊其辞。

我除了读书不行，其他都还马马虎虎。说罢，我抓起一块薄片，打了个水漂。

薄片飞快掠过湖面，就像我此刻的心情。然后，它失去继续前进的理

由和动力，像极了在人海里挣扎的我，一头扎进深邃的然乌湖里。

离开然乌湖，回程路上，天空蓝得让人莫名感动。我正纳闷江拥咋没开车载音乐，只见他开着老猎豹越野车一头冲进道路旁的小河里，引得后排的张医生尖叫连连。跑了数十米，江拥一把右转弯，加大油门，冲上省道。

这车皮实得很，跑阿里都没问题。江拥得意地说着，打开车载音乐。

我无可奈何地笑着，点头同意。

我带着曲西回了趟重庆，前期争取的援藏物资，得一砖一瓦落实到位，六千床棉被，装了满满两大红岩重卡。从天津运到康巴，得在成都周转。天津师傅没上过高原，成都的货运部里跑高原路线的康巴师傅一抓一大把。

你跟罗红阿妈八月下旬过来如何？回到重庆家里，我问曲西。

罗红阿妈早就告诉我了，她还给我找了奥数老师补课。曲西说。

那你可得认真学，她对学校熟，找的老师准有真功夫。我说。

我已经在做题了。曲西拿着卷子说。

我赶紧对她说，你慢慢做，不懂的问老师。对了，我布置你写的绝句，今天该交卷了。她点头，然后回了自己屋。

晚上，罗红下班回家，听说我被小学奥数打败，睡觉前悄悄问我，啥题难倒了援藏路上的拼命三郎江山？

我说，是道计算题，五年级同学糊纸盒，平均每人糊了76个。已知每人至少糊了70个，其中一个同学糊了88个，如果不把这个同学计算在内，那么平均每人糊了74个。求最快的同学糊了多少个？你这高级会计师帮她算算？

罗红脸带不屑，笑问，就这？

我们又说笑了一阵子，相拥入眠。

第二天回到康巴援藏公寓，晚上，我打电话问带队的米玛师傅，他送到了康定，再过两天到康巴地区救灾仓库。我又打电话给罗红，问曲西的情况，她说一切安好。我问罗红，昨天那道题，火柴盒，最快的同学糊了多少个？她说，94个。我不相信，问她是不是忽悠我？她撂了句，不信你问张医生，随即果断地挂掉了电话。

罗红的话把我呛了个透心凉，我赶紧到盥洗间用热水洗了脸，这才缓过神。一定是曲西告诉她的。难怪当初她一口同意我带着曲西，有曲西这件小棉袄，我的一举一动，头疼脑热，对她不啻于现场直播。罗红是白羊座，一点就燃的火爆性格。好在我既没贼心也没贼胆，尚且算得上正人君子。如此想来，心中莞尔，这才上床夜读。

天公作美，米玛师傅的车队如期抵达。我们在康巴城西郊的救灾仓库卸完货，已是夕阳下山时分。我提议请米玛师傅和他的三位同伴吃饭，他们拒绝了，说要去卓玛温泉，累死累活跑了好几天，全身都是臭汗。

江拥在一旁听到，冷不丁笑出声。米玛他们看着江拥，好像点燃了火药桶，肆无忌惮地哄笑，让我在一

旁丈二和尚似的发蒙。

回城途中，我问江拥，刚才你们傻笑啥？

江局来了一年，啥都不知道？他反问道。见我默不出声，他说，卓玛温泉闹鬼。

风流鬼吧？我刚来时有人提过这里曾经有混浴的习俗。局长你晓得还问？他说着，踩下油门开始超车。

蒲松龄写了本书，叫《聊斋志异》，里面有各式各样的鬼，女鬼也不少。我说。

她们害人？江拥问。

如果遇到红玉，她会照顾你一辈子。遇到画皮，那你就被挖心掏肺。接着，我给他讲了红玉和画皮的故事。江拥听得太投入，冷不防前方来了一辆大货车，他直接来了一脚刹车。

如果不是有安全带，我差点儿就从副驾驶弹出来了。

太吓人了，这个蒲松龄真不简单。他吐了吐舌头说。

必须的，那本书是文学名著，是上了文学史的。我答道。

下周到江坝下乡，我带你看个好东西。他说。

别卖关子，有屁放完。我说。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肯定是惊喜，不是惊吓。他说罢，一口气跑到车流前端，绝尘而去。

晚上，我猫在被窝里刷微信，看到布都又发了新内容。他们来到林芝，在尼洋河畔扎起帐篷。照片上，夕阳红彤彤映照山川，拉林高速宛如一条玉带，在尼洋河之上绵延逶迤，伸向远方。河水奔流，泛起浅蓝色的水花，平缓里带着决绝，亦幻亦真，让人心生向往。

计划中的江坝之行，九月初我才动身。罗红休假，送曲西回来上学，两个月不见，曲西站在我面前，就像一棵挺拔的小雪松。

调研，开会，赶路。在江坝，我无暇观赏金岭冰川，连三色湖都是匆匆而过。江拥说，这条老路，只有老康巴才敢走。他一路上打开车载音乐，欢歌前行。

你走错了吧？前方是个死胡同。我见他吧车拐进小路，提醒道。

有首古诗说，山穷水尽，没有路。柳暗花明，又是啥村子。他说。

你是说，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问。

又一村！你看，那就是又一村。他指着前方一片青稞田说道。

我们的车停下来歇息，我从车上跳下来，伸了个懒腰。眼前的一切让我难以置信，这竟是一片成熟的白青稞田！微风中，麦浪滚滚，钻石般晶莹饱满的青稞果实垂挂于麦秆之上，散发出浓浓的奶香味。这是上天的恩赐，幸福的源泉！我心头一酸，蹲下身子，急切地捧起一穗穗香甜的果实，如痴如醉。

谢谢你，兄弟！我站起身对江拥说。

怎么样，我还算是老康巴吧？他笑着问道。

我点头说，这下布都的白青稞种子不愁了，他回家还不得乐开花？

上次在达巴村，我本来想劝他。可他向菩萨发了愿，就得磕着长头去还愿。不然，他会埋怨我一辈子。他说。

有两把刷子，难怪大家都说你能干。我赞道。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是援藏先进，咱也不能拖后腿。他说。

这荒野野岭，到哪里找它的主人？我问。

我们康巴人说，嘴巴是上天赐予的指南针，开着车沿路问呗，他答道。

白青稞的主人住在山下。他家碉楼高大结实，活脱脱像个石头堡垒。刚下车，看见几只贝母鸡在碉楼后探头窥视，继而扑扇着翅膀飞奔逃遁。紧接着，闷雷般的犬吠响起，碉楼下的狗窝里，蹿出一条黑色的虎头獒，挣得铁链哗啦啦地响。

江拥，快招呼主人拉住狗！我赶紧说。

江拥喊了一句藏语。

二楼的门开了，一个身着藏青色藏袍的中年男人站在二楼露台上探出头。听说我们是地区政府的，他一边应着，一边下楼，开门拉住了藏獒，对它说了句什么，那大狗竟然乖乖地回到狗窝趴下，一双眼睛仍警惕地瞪着我们。

中年男人不会普通话，我只得请江拥翻译。江拥把我的意图告诉了他。江拥对我说，他叫旺堆，我给他说了，你是援藏干部，买种子是为了资助藏族兄弟。旺堆明白了江拥的话，在一旁微笑着点头回应。这回我听到了，他在说，瓦耶瓦耶。我觉得这事儿靠谱。

下个月来拿种子？路上，我问江拥。现在我晓得了，这些白青稞，学名叫做“康优一号”。

国庆长假来吧，顺道游览三色湖。江拥说。

你不在家陪老婆孩子，跟我们一群“藏獒”混啥？我打趣道。

活人还能被尿憋死？带上他们不就行了？我们组织个车队，一路走，一路看。他说。

在高原，能认识你这个朋友，是我的运气。我说。

见外了，江局。当初布都赶你走，你还诚心实意帮他，够意思。他说。

我们是不打不相识。那天我去驻村，不承想茶没喝一口就下田割青稞。我是城里长大的，哪会做农活？他有怨气也是事出有因。我说。

正说着，前方堵车了。江拥下车一问，是县里工程队在搞公路涵洞施工。

哪阵通车？我问。

五六个小时吧，他们说。

说完，江拥蹲下身，捡起一块拳头大的鹅卵石扔进小河水。石头落处，水花飞溅，随即又恢复平静。他似乎想印证啥，又在道路旁捡根云杉枯枝，在水里戳来戳去。

上车，我们先走。他说。

他们不是还在施工吗？我上车后问。

看我的，他说着，驾车一头扎进河里，缓缓前进。然后，他把方向盘一把右转，加足马力冲上泥泞的小路，把施工队甩在身后。

这一系列操作简单粗暴，却无比高效，让我叹为观止，不由得向他竖起大拇指。

(未完待续)



剪纸 (外一首)

刘炎炎

一双晴朗的手
在红纸间游走

喜鹊衔来彩虹
牡丹推开春天

银剪刀开合——
笑纹里飞出蝴蝶

品茗

草木间藏人间至味
浮沉里见生命真意

烟霞漫过杯沿
凝成清芬，融我骨寒

只这舌尖一脉暖流
连时光，都慢成了回甘

十月的诗行

黄元标

钟声漫过楼城时
鸽群行走最后一片夜色
朝霞在旗杆上舒展成国旗
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版图
被染成最炽热的红

稻穗在秋风中领首
用沉甸甸的金黄
描绘神州大地的新景象
高铁穿越群山
编织流动的经纬
将梦想送往祖国的
四面八方

礼花绽放
每一束光都在诉说
这个时代的故事
老人眼角的皱纹里
藏着岁月的勋章
孩童挥舞的五星红旗
飘成跳动的火苗

此刻
我站在人群中
与亿万颗心同频共振
十月的风掠过耳旁
带来秋的希望
和永不褪色的信仰
在历史的长河里
我们都是续写荣光的笔
把热爱写成
永恒的诗行

中共营口市委宣传部 营口市文明办 宣

培育法治文化

创建法治营口

